

宋

書

列傳第二十

宋書六十

臣沈

約

新撰

范泰

王淮之

王韶之

荀伯子

范泰字伯倫順陽山陰人也祖汪安北將軍徐
兖二州刺史父甯豫章太守泰初爲太學博士
衛將軍謝安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二府參軍

荆州刺史王忱泰外弟也請爲天門太守忱嗜
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謂忱曰酒雖
會性亦所以傷生游處以來常欲有以相戒當
卿沈湎措言莫由及今之遇又無假陳說忱詹
久之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此者也或問忱曰
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度慢又問何如殷覲忱
曰伯道易忱常有意立功謂泰曰金城池旣立
軍甲亦充將欲掃除中原以申宿管之志伯道
意銳當令攤戈前驅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

如泰曰百年逋寇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雖貴
鄙生所不敢謀會忱病卒召泰爲驃騎咨議參
軍遷中書侍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專權內外
百官請假不復表聞唯籤元顯而已泰建言以
爲非宜元顯不納父憂去職襲爵陽遂鄉族桓
玄輔晉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左
長史王準之輔國將軍司馬珣之竝居喪無禮
泰坐廢徙丹徒義旗建國子博士司馬休之爲
冠軍將軍荊州刺史以泰爲長史南郡太守又

除長沙相散騎常侍竝不拜入爲黃門郎御史中丞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出爲東陽太守盧循之難泰預發兵千人開倉給粟高祖加泰振武將軍明年遷侍中尋轉度支尚書時僕射陳郡謝混後進知名高祖嘗從容問混泰名輩可以比誰對曰王元太一流人也徙爲太常初司徒道規無子養太祖及薨以兄道憐第二子義慶爲嗣高祖以道規素愛太祖又令居重道規追封南郡公應以先華容縣公賜太祖泰議

曰公之友愛即心過厚禮無二嗣諱宜還本屬
從之轉大司馬左長史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
復爲尚書常侍如故兼司空與右僕射袁湛授
宋公九錫隨軍到洛陽高祖還彭城與共登城
泰有足疾特命乘輦泰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
心雖在公言不異私室高祖甚賞愛之然拙於
爲治故不得在政事之官遷護軍將軍以公事
免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明
年議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上表曰臣聞

風化興於哲王教訓表於至世至說莫先講習
甚樂必寄朋來古人成童入學易子而教尋師
無遠負糧忘艱安親光國莫不由此若能出不
由戶則斯道莫從是以明詔爰發已成浚汙學
制旣下遠近傳承臣之愚懷少有未達今惟新
告始盛業初基天下改觀有志景慕而置生之
制取少停多開不來之端非一塗而已臣以家
推國則知所聚不多恐不足以宣大宋之風弘
濟濟之美且謂合選之家雖制所未達父兄欲

其入學理合開通雖小違晨昏所以大弘孝道
不知春秋則所陷或大故趙盾忠而書弑許止
孝而得辜以斯爲戒可不懼哉十五志學誠有
其文若季降無幾而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
格而不許其進邪揚烏豫玄實在弱齒五十學
易乃無大過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潁川陳載
已辟太保掾而國子取爲助教即太尉淮之弟
所貴在於得才無繫於定品教學不明獎厲不
著今有職閑而學優者可以本官領之門地二

品宜以朝請領助教旣可以甄其名品斯亦敦
學之一偶其二品才堪自依舊從事會今生到
有期而學校未立覆簣實望其速回轍已淹其
遲事有以賒而宜急者殆此之謂古人重寸陰
而賤尺璧其道然也時學竟不立時言事者多
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悉市民銅更造五銖
錢泰又諫曰流聞將禁私銅以充官銅民雖失
器終於獲直國用不足其利實多臣愚意異不
寧寢默且聞治國若亨小鮮拯敝莫若務本百

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民貧而國富本不足而
未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
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
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治織蒲謂
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
農民尚寡倉廩未充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無
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貨易不在少多昔日
之貴今者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
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用者

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爲器在用也博
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實
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啓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
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
爲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民俱
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陛下勞謙終日無倦庶
務以身率物勤素成風而頌聲不作板渭不至
者良由基根未固意在遠略伏願思可久之道
賒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則嘉謀日

陳聖慮可廣其亡存心然後苞桑可繫愚誠一
至用忘寢食景平初加位特進明年致仕解國
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愆失上封事極諫曰伏
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鞀在宮聲聞于
外黷武掖庭之內諠譁省闈之間不聞將帥之臣
統御之主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祇生遠近之怪
近者東寇紛擾皆欲伺國瑕隙今之吳會寧過
二漢關河根本旣搖于何不有如永旱成災役
夫不息無寇而戒爲費漸多河南非復國有羯

虜難以理期此臣所以用忘寢食而干非其位者也陛下踐阼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不免近習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下觀而化疾於影響伏願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遺訓從理無滯任賢勿疑如此則天下歸德宗社惟永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天高聽卑無幽不察興衰在成敗易曉未有政治在於上而人亂於下者也臣蒙先朝過遇陛下殊私實欲盡心竭誠少報萬

分而憐耄已及百疾平生便爲永違聖顏無復
自盡之路負及視息陳其狂鼓陛下若能哀其
所請留心覽察則臣夕殞于地無恨九泉少帝
雖不能納亦不加譴徐美之傅亮等與秦素不
平及廬陵王義真少帝見害秦謂所親曰吾觀
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賢王嬰
戮者也元嘉二年表賀元正并陳旱災曰元正
改律品物惟新陛下藉日新以畜德仰乾元
以履祚吉祥集室百福來庭頃旱魃爲虐元陽

愆度通川燥流異井同竭老弱不堪遠汲貧
寡單於負水租輸旣重賦稅無降百姓怨咨臣
年過七十未見此旱陰陽并隔則和氣不交豈
惟凶荒必生疾疫其爲憂虞不可備序雩禱
之典以誠會事巫祝常祈罕能有感上天之
譴不可不察漢東海枉殺孝婦元旱三年及祭
其墓澍雨立降歲以有年是以衛人伐邢師興
而兩伏願陛下式遵遠猷思隆高構推忠恕之
愛矜冤枉之獄遊心下民之瘼厝思幽冥之紀

令謗木豎闕諫鼓鳴朝察芻牧之言揔統御之
要如此則苞桑可繫危幾無兆斯而災害不消
未之有也故夏禹引百姓之罪躬湯甘萬方之
過太戊資桑穀以進德宋景籍熒惑以脩善斯
皆因敗以轉成往事之昭晰也循末俗者難爲
風就正路者易爲雅臣疾患日篤夕不謀朝會
及歲慶得一聞達微誠少亮無恨泉壤永違聖
顏拜表悲咽遂輕舟遊東陽恁行止不關朝
廷有司劾奏之太祖不問也時太祖雖當陽親

覽而羨之等猶秉重權復上表曰伏承廬陵王
已復封爵猶未加贈陛下孝慈天至友于過隆
伏揆聖心已自有在但司契以不唱爲高冕旒
以因寄成用臣雖言不足採誠不亮時但猥蒙
先朝忘醜之眷復沾廬陵矜顧之末息晏養質
有兼常歎契闊戎陣顛隕艱危厚德無報授令
路絕此老臣兼不能自己者也朽謝越局無所
逃刑泰諸子禁之表竟不奏三年羨之等伏誅
進位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